

《光影之间：二十年的追踪与淡出》摘要

这是一段在光与影之间行走的二十年旅程。

从 9·11 之后的阴影、阴谋与世界结构的追踪，到疫情、大选、媒体与制度崩塌的密切关注，作者曾深入“黑幕”之中，试图理解世界背后的力量。然而，随着时间与生命的推进，他发现真正带来洞见的，并不是对黑暗的凝视，而是对“正理”与“光”的回归。

在疫苗议题、自然医理与中医的实践中，他看到另一条更稳健的道路——不是绕着阴影走，而是循着真理走。

在禾场中，与最小的弟兄接触，他发现：

人的救赎比人的好奇重要；福音比黑幕更能改变生命。

于是，二十年来的追踪，最终在生命深处悄然淡出。

黑幕不再占据视线，因为光已更为明亮。

这是一个关于觉醒、辨识、使命与转向的见证——

在光影交错的世界里，

愿我们行在光中，也把光明带给世人。

光影之间：二十年的追踪与淡出

王敬之

二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回望这一段旅程，我发现自己的脚步曾一度行走在光与影之间：一边是时代不断涌来的喧嚣与震撼资讯；另一边是真理的安稳、清明与上帝始终如一的引导。那些原本不会出现在我生命轨迹中的事物，带来过惊讶、好奇，甚至震动。然而，随着时间沉淀，它们并未将我推向更深的猎奇，反而引我走上一条更为安静的道路——一条关于世界、关于信仰，也关于心灵的反思之路。我写下这些，只愿与我有相似经历，或正因各种资讯而分心的朋友，少一些周折，更快、更稳地回到上帝话语与福音的使命上来。

一、关注的开始

2001 年的 9·11 事件之后，关于恐袭与幕后结构的讨论，几乎成为全球性的时代话题。次年，我第一次接触到《教廷刺客》(Vatican Assassins)，震动之深，出乎自己意料。当时甚至订了一整箱寄给朋友们分享；自己也投入大量时间研读。大约同一时期，南非生物学退休教授沃尔特·魏斯 (Walter Veith) 博士的系列讲座开始通过 DVD 流传。他关于共济会的揭露令人瞠目，也为许多人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

我花了大量时间观看魏斯博士主讲的《Total Onslaught》(《全面进攻》) 五十讲系列，也反复研读他关于共济会、天主教、预言研究，以及 Creation vs. Evolution (反进化论) 的一系列演讲。那段时期，新获取的讯息潮水般涌来，我不仅沉浸其中，也常常兴致勃勃地向人分享自己刚了解的那些“世界背后的黑幕”。看到别人像我一样露出震撼的神情，我也会不自觉在“揭露”与“分享”之间生出一种感觉良好的满意感。

不久之后，我又因为好奇而接触到“地平论”。我查阅大量资料，从圣经文本到观测现象，一项项比对、辨别。虽然始终没有下最终结论，但自己情感上更倾向于这一观点，同时也愈发严肃地质疑现代科学的一些前设与结论。

事实上，我年轻时就对科学兴趣浓厚，喜欢阅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但在信主之前，我对“现代科学”的态度已经是谨慎的，因为它的运作有一套固定前提：研究对象必须是可观察（observable）、可检验（testable，能被证伪）与可重复（repeatable）的；在此基础上建立理论或构建模型、接受同行评审，并保持所谓的“价值中立”。这些条件中，证伪，重复实验等不能用在上帝身上。严格地说，科学本无意排斥上帝，但其方法论事实上将祂排除在外，使祂无从进入科学的讨论框架。这是可见的现实。

讽刺的是：上帝才是万物秩序的根基，也是科学意义能够成立的前提。一旦在方法论上将这位“根基”排除，那么科学所得的结论，就难以百分百相信其正确性与可靠性。

也因此，带着这样的心理背景，以审慎态度看待科学的假设，对我而言并不突兀。托马斯·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更加强化了这一点。库恩指出，科学并非绝对客观，而是一种带有共同体性质的活动；所谓“范式转化”（paradigm shift），往往只是以新框架覆盖旧框架的错误。

如此看来，若一项科学探索离了上帝这个根本，它是否“完全正确”，就很难断言了。也正因如此，当出现一个关于世界本质的新观点时，例如地平论，它自然会在我心中产生某种吸引。

新冠疫情爆发后，这些想法似乎被推到了极致。科学的偶像摇摇欲坠；与之同时崩塌的，还有许多曾被视作牢不可破的制度、媒体、公卫体系，乃至言论自由本身。

二、疫苗与中医带来的验证与启示

2018年，在一位朋友的提醒下，我开始重新关注疫苗议题。当时并未料到，两年之后，新冠疫情席卷世界。在疫苗尚未被强制推行之前，我根据自己掌握的资讯累积，通过文章与演讲提醒身边的人保持谨慎。那一次经历，让我看见自己所关注的那些线索，在现实中有了某种“正面的应用”。其中有人因此受益，让我深感欣慰。

然而疫苗的问题并不是全部。更使我警觉的，是未经充分验证的疫苗，在媒体与科技公司的推送下迅速占据公共空间；而反映真实情况的声音，却在同一时间被压制。一些原

本应维护公正的机构，也在压力与利益之下沦陷。甚至连部分自称持守圣经原则的教会，也未作查验便随声附和。

疫情将健康的议题再次摆在所有人的面前，让你无法回避。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在接近花甲之年重新拾起中医的学习。这不仅是知识方向的转移，更是一次灵魂的苏醒：耶稣的事工中，讲道与医治从不分离；祂教导人心，也医疗人的身体。认真学习中医，对我而言是一种回归——回到那更贴近生命本质的医治之道。

进入几个中医群后，我意外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许多中医从业者并未接触我这些年所研究的大量资料，也无法阅读英文文献，更无意探究任何“幕后结构”。他们只是依据老祖宗留下的医理、对人体的理解、临床经验，以及他们对自然秩序的直觉判断，便得出了一个朴素却坚定的结论：疫苗与人体的自然协调性并不强，其中一些甚至相互抵触。

更让我惊讶的是，中医大师倪海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便提出类似警告，认为许多现代疾病与疫苗有关。而我们从预言之灵得到的关于牛奶的启示，倪师在几十年前也凭经验得出了近乎相同的结论。

这些人并未绕路，也未追查黑幕。他们只是凭着“正理”本身，就看见了问题所在。这与我多年来所走的路径形成鲜明对比：

我看不见疫苗的风险，是因为追踪了背后的结构；

他们看见过风险，是因为身体与自然在提醒他们。

这一对比让我忽然明白：

我之所以能避开一些陷阱，是因为“看见黑幕”；

他们之所以能避开，是因为“明白道理”。

一条路，是绕着阴影走；另一条路，是循着正理走。而第二条路，往往更直接，更稳定，也更加清洁。

我很早就熟悉《历代愿望》中的那句话：“驱散黑暗的方法，就是让光明透进来；打击谬误的诀窍，就是展现真理。”（DA 498.5）但直到中医在疫苗议题上的表现，我才看见一个活生生的例证——原来，不专注黑暗，而坚持正理，同样能使人得警醒，甚至效果更好。

更重要的是，中医不仅指出问题，更提供生活调理、养生健身的具体路径，让人知道如何在日用之间，与身体、自然保持和谐。相比之下，一些本应坚持自然健康原则的机构，却在疫情中主动接种疫苗，甚至替之辩护，令人错愕。

问题并不出在预言之灵所指示的健康原则，而在于执行者的思维方式——他们的大脑，已被“科学中心主义”训练得过度依赖现代科学，而忘记了科学并非全然可靠。现代医学固然有许多值得肯定的贡献，但终究无法与自然医理相比。因为科学是人的智慧，而自然，是造物主的智慧。

若说当年某些立场因环境复杂而难以分辨，今日（2025）回看，是非曲直已十分清楚。

三、美国大选：从“黑幕”到“明恶”

2020 年接踵而来的另一大灾是美国大选。

以我当时所看到的景象而言，这几乎像是一场毫不掩饰的明恶。各种做假，以及做假成功后借着权力对真相的压制，对正义与公理的吞食，让我更加坚信这个世界已步入以赛亚书先知所说的，“公平转而退后，公义站在远处；诚实实在街上仆倒，正直也不得进入。诚实少见；离恶的人反成掠物。”（赛 59:14-15）的景象。

以乔治亚州为例，监控录像中出现从桌下搬出整箱选票的画面；在费城，有卡车司机运送选票的证词。大量证据摆在面前，却在司法体系中无人受理，仿佛“事实”本身不再具有意义。面对这样的现实，心中除了震惊，更浮现一种无力：

知道了，又能怎样？

揭露了，又能怎样？

如果说此前关注黑幕还能改变一些人的看法，那么在大选事件面前，这种力量显得微不足道。因为这一次，恶不再隐藏，也不再需要伪装；它甚至不再羞于被看见。

类似的景象，在世界许多角落不断重复：加沙的苦难、国际强权挑动冲突、媒体的失真……这些都无需深挖，已赤裸裸摆在人类面前。

在这样的现实里，你会自然问：

邪恶都不演了，你还揭露什么？

这并不是放弃，而是清醒：

当恶主动现形，单靠“揭露”已无法提供真正的解法。

四、禾场现实

与此同时，我从事的事工，又将我有机会大量地与未读过圣经，未信主的华人，佛教徒，印度教徒等接触。我能时常走到他们中间，看到他们的生命境遇，嗅到最底层的人间烟火，让我一次次回到最朴素的现实：

在许多人的紧迫处境里，“黑幕”其实并不起作用。

记得有一次，在缅北一个教会讲道，想用南韩正发生的戒严事件来打比方。不料，听众大部分不知道南韩在哪里，是个怎样的国家。还有太多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为果腹而劳碌，连本国的事都不清楚，更不用说国际间的事，而且还是那些秘密社团的黑幕与诡计。

在那样的场景里，我深深意识到：

真正能触动人心的，不是全球权势的运作，而是上帝的爱、基督的牺牲、天国的盼望与救赎的方法——这些无需扫盲，也无需任何预备，它们能直接进入人的心里。

这样的禾场现实，一次次把我从个人的兴趣与偏好中拉回——提醒我：

人的救赎，比人的好奇重要；

心灵的转向，比事件的真相更深刻。

我们的使命，是传天国的福音，述说上帝的大爱，彰显上帝的品格，拯救将亡的生灵。

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太 25: 40

我原以为，仰望耶稣就是通过读经默想他的生平事迹，品味他的圣德；却不曾想，把更多的心力放在“最小的一个”身上，也是另一种深切的仰望。

说来也奇怪，当我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这些有需要的人身上，很多个人的猎奇、嗜好，包括对黑幕的追根究底，对很多世事的关注与解读，竟不知不觉地渐渐地淡化了。

这神奇的变化，正如《转眼仰望耶稣》所唱的，

《转眼仰望耶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转目仰望耶稣，	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定睛看祂奇妙的面容；	Look full in His wonderful face,
凡属世的事物会奇异地变得黯淡，	And the things of earth will grow strangely dim
在祂荣耀与恩典的光中。	In the light of His glory and grace.

是的，世上许多的事物，都会奇异地变得黯淡。

五、醒悟与回归

的确，在众多的恶面前，善的力量似乎显得微弱，个人的力量更是微不足道。主早已预见到今日之景象：“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太 24: 12）

但好消息是，“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然，因为上帝凡事都能。”（可 10: 27）这末世的景象，均表明基督的复临更加急迫。在人束手无策时，“那时，耶和华看见没有公平，甚不喜悦。他见无人拯救，无人代求，甚为诧异，就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以公义扶持自己。”（赛 59:16）。

从起初到末后，欺骗的样式不断翻新，但上帝的方式从未改变。若说撒但所行的多为隐秘，上帝所行的却是公开——祂以原则、以透明、以爱处理罪恶的问题。

“唯有爱能唤醒爱；人认识了上帝，就会爱祂。”（《历代愿望》DA 22.1）

在变幻莫测的世局中，上帝以不变应万变：

唯有彰显祂的爱，才能让世界在黑暗中重新看见光。

真正能从根本上解决罪恶问题的，只有救赎大计。

基督的福音，是世界的唯一解药。将这福音传到地极，使万民看见上帝的品格与计划，是主托付给教会的头等大事。（太 28:19 – 20; 太 24:14; 可 16:15）

实在说来，我虽然用了 20 年的时间关注黑幕与时事，但我也算是一直记得住自己的身份。作为一名传道人，传道是本分。刚加入教会时，因为对某些人权事务的关注，让我陷入一次越境的行动。而行动的结果，是我离开我深爱的祖国。来到异国他乡，一切从零开始，为生活奔忙，暂时离开了传道的行列。历经艰辛后，才重回平信传事工之中。多年后，又得以加入教会传道事工，作一名布道士，成为一名牧师。经历了这些，我愈发不敢让自己被“不是生命的粮”的事物所分心，更不敢放慢使命的脚步。

灵感之笔所记下的耶稣的榜样犹在耳旁：

“基督在世的时候，当局政治腐败，暴虐无道，到处都是敲诈勒索、偏狭顽固、冷酷残忍，弄得民不聊生，怨声四起。然而，救主却未致力于社会变革之举。他既不攻击本国的弊端，也不谴责国民的公敌。他从未干预执政掌权者的权威和行政，而是以身作则，超然于世上政治之外。这并非因他对于人类的灾祸漠不关心，实是因为补救的办法不在人为的手段和外表的措施。为求有效，须从根治人性着手，心灵必须重生。”{历代愿望第五十五章第 12 段，DA 509.3}

保罗的劝勉，在今日也显得格外贴切：

“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后 4:2）

光与影，二十年的路。

前者明亮，后者深沉。

而如今我更清楚地知道：

选择光，是因为光能照亮自己，也能照亮别人；

远离影，是因为影无法带来生命，只会耗损生命。

在这光影交错的世界里，

愿我们都行在光中，

也把光明带给世人。

2025年12月2日

菲律宾锡郎市寒舍